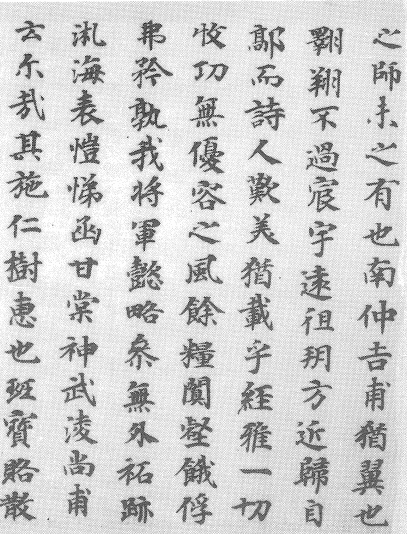
說“祏跡㳐海表”

（首發）

抱小

《文館詞林》卷第347有一闕題殘篇，研究者認為即崔駰所作之《竇江軍北征頌》。[[1]](#endnote-1)其中有一段話說：

南仲𠮷（吉）甫猶翼也，𦒡（翱）翔不過宸宇。遠徂𦙚（朔）方，近歸自鄗，而詩人歎美，猶載乎經雅。一切收功，無優容之風。餘糧闐壑，餓俘弗矜。孰我將軍，懿略㕘（參）無外，祏（拓）跡㳐海表。愷悌函甘棠，神武淩尚甫（父）云尓（爾）哉。[[2]](#endnote-2)



文中的“祏跡㳐海表”之“㳐”，是一個不常見的字，羅國威《日藏弘仁本<文館詞林>校證》（中華書局，2001年，第118頁）録文尚不誤，而林家驪、鄧成林《日本影弘仁本<文館詞林>校注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242頁）竟將“㳐”改為“”，而無說。

案“㳐”字僅收錄於字書。《廣韻》音“査鎋切”，訓為：“㳐，㳐㳐，水流也。”（《集韻》：槎轄切，㳐，㳐㳐，水流皃）。然用此義訓來解釋此文，義不可通。頗疑“祏（拓）跡㳐海表”之“㳐”本應作“札”，涉下一字“海”而誤加水旁。[[3]](#endnote-3)“㳐<札>”讀為“截”，《釋名·釋天》：“札，截也。氣傷人如有斷截也。”[[4]](#endnote-4)是其證。此“㳐<札-截>”為整齊之義。如東漢延光二年《開母廟石闕銘》有“九域尐其脩治”，“尐”碑文作[[5]](#endnote-5)。王念孫云：

余謂“尐”讀爲“九有有截”之“截”（《玉篇》《廣韻》《廣雅音》“尐”字竝音子列切，“尐”“截”聲相近，故字亦相通），謂九域之內截然脩治也。作“尐”者假借字耳。《大雅·常武篇》“截彼淮浦”，毛傳曰：“截，治也。”《商頌·長發篇》“海外有截”，鄭箋曰：“截，整齊也。四海之外率服，截爾整齊。”《正義》引王肅云：“截然整齊而治。”下文“九有有截”箋曰：“九州齊一截然。”皆謂治也。《元（玄）鳥篇》“奄有九有”，《韓詩》作“九域”（見《文選·冊魏公九錫文》注），則“九有有截”，《韓詩》亦必作“九域”（《魯語》“共工氏之伯九有也”，韋注：“有，域也。”《漢書·律厤志》引祭典曰“共工氏伯九域”，“域”“有”古同聲而通用，說見《釋詞》），故曰九域截其脩治，義本《韓詩》也。《晉書·樂志·四廂樂歌》曰“九域有截”，是其明證矣。[[6]](#endnote-6)

案《後漢書·竇憲傳》引班固《封燕然山銘》有“剿凶虐兮截海外”語，[[7]](#endnote-7)新近發現於蒙古國中戈壁省德勒格爾杭愛縣一處漢文摩崖，其文作：癹匈虐釓海外。[[8]](#endnote-8)

其中的“釓”字，碑文作：，辛德勇先生認為“釓”通“軋”；[[9]](#endnote-9)田振宇先生認為此字或為“釗”，此處作勉勵之義。[[10]](#endnote-10)

最近看到史傑鵬先生有新的觀點，他說：

其實“釓”和“截”古音相近，可以通假。“釓”從“乙”聲，是影母質部字，“截”是從母月部字。韻部很近，聲母似乎有區別。但同從“乙”聲的“札”是莊母月部字，這就和“截”的聲母也很近了。兩字還有通假的例子。《周禮·春官·大宗伯》：“以荒禮哀凶札。”鄭玄注：“札讀為截。”鄭玄和班固都是東漢人，在當時用和“札”同聲符的“釓”來記錄“截”這個字，是很正常的。[[11]](#endnote-11)

是非常正確可信的。

現在我們又找到與班固同時代的崔駰所作之《竇江軍北征頌》，其史事及用詞方面皆同，恐非偶然，相信可為史傑鵬先生的說法作一補充證明。

然則“祏（拓）跡㳐<札>海表”與“癹匈（凶/兇）虐釓海外”、南宋洪适《隸釋》卷七所錄《荆州刺史度尚碑》之“𠃲彼海外”[[12]](#endnote-12)，以及《開母廟石闕銘》之“九域尐其脩治”，其所表達的文意相近，“㳐<札>”“釓”“𠃲”“尐”與“截”並聲近而義同。

又海表即海外。如《書·立政》：“方行天下，至于海表，罔有不服。”《廣雅·釋詁》：“裔、方、外，表也。”王念孫云：

裔、方者，文十八年《左傳》“投諸四裔”，四裔猶言四方，四方猶言四表，是裔、方皆表也。[[13]](#endnote-13)

又《小爾雅》：“裔，外也。”[[14]](#endnote-14)可為其證。

檢元·王惲《秋澗集》卷一《中統神武頌》云：

皇帝踐阼，粵維三年，萬靈清蹕，廼狩於燕，曰寒而寒，曰燠而燠，百度修明，朝廷清肅，東截海表，西亙庸濮，悉臣悉貢，罔不率服。

“東截海表，西亙庸濮”，其遣詞命意，顯然即本班固《封燕然山銘》文（“剿凶虐兮截海外，夐其邈兮亙地界”）。

1. 此殘篇定名參吳金華、崔泰勛《日藏弘仁本<文館詞林>整理研究芻議》，文載《中國學研究》（第八辑），濟南出版社，2006年；又收入吳金華《古文獻整理與古漢語研究續集》，鳳凰出版社，2007年，25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《影弘仁本〈文館詞林〉》，日本東京古典研究會，昭和44年(1969年)，10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此類現象可參王引之《經義述聞·通說》“上下相因而誤”條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780-78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參王念孫《漢隸拾遺》，989頁，收入王念孫《讀書雜志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毛遠明《漢魏六朝碑刻校注》（第一册），綫裝書局，2008年，10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王念孫《漢隸拾遺》“九域尐其脩治”下，98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范曄《後漢書》（第三冊），中華書局，817頁。又載於《文選》卷第五十六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齊木德道爾吉、高建國《蒙古國〈封燕然山銘〉摩崖調查記》，《文史知識》2017年第12期，23-24頁；又齊木德道爾吉、高建國《有關<封燕然山銘>摩崖的三個問題》,《西北民族研究》，2019年第1期（總第100期），10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辛德勇《<燕然山銘>文本新訂定》，“澎湃新聞”，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T4aZXmjzFVVluYEgsasArw，2020-02-03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田振宇《〈燕然山銘〉文本新訂定》之新訂——與辛德勇先生商榷，“澎湃新聞”，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cQ303fXOuxOfcENp22GlyA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《外蒙古杭愛山所發現的東漢《燕然山銘》釋文的幾個問題（下）》，公眾號“梁惠王的雲夢之澤”，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dqSJt2MsnDeRmOm35kH42Q>，2021-12-30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（宋）洪适撰《隸釋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85頁。史傑鵬先生懷疑《荊州刺史度尚碑》的“𠃲”形的“截”，本來也是寫作“釓”的，只是拓本不清晰，洪适摹寫有誤，寫成了從“隹”。從漢魏碑刻文字來看，“金”旁經常寫成“圭”形或者類似形狀。見《外蒙古杭愛山所發現的東漢《燕然山銘》釋文的幾個問題（下）》，公眾號“梁惠王的雲夢之澤”，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dqSJt2MsnDeRmOm35kH42Q>，2021-12-30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11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參徐復主編《廣雅詁林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，29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